

610002

618603

收獲

Mama ya
Mama

白桦

丛书

妈妈呀,妈妈!

2

031
264;1



31

妈妈呀,妈妈!

《收获》丛书

第二集

《收获》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洋溢着诗情画意并蕴含着深刻生活哲理、充满着革命激情的中篇小说。

小说通过革命老干部钟翎与其七个妈妈、一个嫂子的关系的描写，概括了他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塑造了十来个情操高尚、性格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同时，它也生动而深刻、亲切而感人地告诉人们：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永远做人民的儿子。无疑，这部作品对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对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部小说的初稿在《收获》第四期发表后，立时抢购一空，在各界读者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映。修订后的单行本，较之初稿更加丰富和充实。

封面设计：陶 雪 华

妈 妈 呀， 妈 妈！

《收获》编辑部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8印张 150千字

1981年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0册 定价0.49元

引 子

长江流域雨水充沛的夏天过去了。立秋以后一直是晴朗的天气，白天还象夏天那样炎热，好在太阳一落山江上就会刮起阵阵凉风。涨到几乎平了堤的江水飘浮着一团团灰白色的泡沫，长江上游的那些清澈透明的山泉大概都被山洪染脏了，江水非常混浊。没有风，所以也没有波浪，尽是深深的旋涡。毕竟是深秋了，只有那些不知寒暑的十岁上下的男孩子们还在赤条条地游泳，晒了一夏天的黑皮肤湿淋淋地反射着夕阳的光亮，象一堆从水里捞出来的青铜娃娃。他们从堤上跳到流速很快的水里，斜着顺流向江心游去，到了江心又争先恐后地爬上缓缓过江的渡轮，在前甲板上不住地用手抵着头发上的水，颤抖不已。水手们跳过去赶他们，他们就钻进满满一舱乘客中间乱串，蹭别人一身水，引起一阵阵骚动。特别是那些中学女生们，翘着嘴唇；半闭着眼睛喊着：

“没羞！没羞！”

渡轮还没靠岸，这些一丝不挂的好汉们就登着船舷跳上岸，爬上堤，重新象下饺子似地跃入江水。

即将调往中央某一个机械工业部任职的钟翎，从来没有机会在为了上下班赶车赶船的工人、学生们的人群中流

动，这是第一次，至少可以说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他觉得新鲜，心旷神怡而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在拥挤的人群中流动往往会失去主观能动性和自己的速度，如果不能象那些无法无天的光屁股孩子们那样跳上岸，就得等渡轮在趸船边靠稳，水手抛了钢缆，拉紧，固定，放下舷梯，一开栅门就身不由己了，几乎用不着自己使劲就被人流冲上码头。

钟翎伫立在堤岸上，江水在自己脚下气势磅礴地奔向东方，他很自然地想起苏东坡那句千古传诵的诗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他眯着眼睛向江水飞来的西方看去，江水象镜面那样反射着很快就要随着夕阳沉没而消逝的霞光。他觉得眼睛有些酸，连忙闭着眼睛转过身来。这时，夕阳象和他捉迷藏似地在他身后落进江水，光亮、闷热的江城一下就荫凉起来。他揉揉眼睛，忽然发现东方又升起一片红光，他惊奇地眨了几下眼睛：这是什么？很快他就失声笑了。这不就是他自己领导了多年的钢铁联合企业吗！工人们把它称为火红的钢城的地方，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笼罩在红色的烟尘之中，只不过天空越暗，那里就显得越亮罢了。他只有五十刚出头的年纪，头上还没发现过一根白发，脸上的肌肉也没有松弛，眼皮没有搭拉下来，目光清晰明亮，嘴唇很薄，但两角下垂，显得有些严肃，身材适中匀称，一米七二上下，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一条平整半旧的布裤子，黑布鞋，短袖白色棉涤夏衫。如果不是他那从容的步伐，自如的仪容和面部表情显示出来的高度自信，谁也不会认出他就是一个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

经常有人产生误会，以为钟翎是靠某种非常的机遇越级晋升上来的年轻干部。完全不对！他恰恰是扶着栏杆按阶梯升上来的老干部。翻开他的档案，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同样简洁、让人肃然起敬的五字结论：“原则性很强”。五个字就足够了，这比一大篇其它任何赞美的词句都要有说服力，就象五颗闪闪发光的钻石，比一堆辉煌夺目的金子、银子要宝贵得多。任何一级党委的组织部会毫无顾虑地提升他，委以重任，何况他的历史从根儿上都是鲜红透亮的。

为了告别这座城市，钟翎驱车走遍了繁华的市区，最后，他让司机老严把他送到长江北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老严同志！给我两个小时自由，两个小时！”和老严约定好，两小时后请老严开车在长江南岸的码头上来接他。

江上的晚风越来越凉了，但他也有一般人受热以后矫枉过正的情绪：贪凉。他愿意让刚刚还发烫的皮肤起一层鸡皮疙瘩。这时，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母亲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走上堤来。年轻的母亲美丽而丰满，脸上泛着幸福的红光，她用潮湿的嘴唇在孩子胸上吻着、咯吱着，婴儿不停地笑着，肥胖的四肢乱踢乱打。虽然婴儿还不懂什么叫沉醉，但他的确是在狂笑中沉醉了。笑得喘不过气来还渴望母亲吻他、咯吱他。是的，母亲的吻、母亲的抚爱永远都不能满足他。钟翎出神地看着这一对母子。母亲累了，婴儿也累了，母亲把一块小花手绢铺在草地上，坐下来撩起有着细碎花朵的上衣前襟，把已经冒着奶汁的乳头塞给已经张着小嘴的儿子，儿子用小手抱着母亲的乳房，把头倒在母亲怀里，闭着眼睛用嘴拱着咬住了乳头，尽情地吮吸

起来。长长地吸一阵子才睁开眼睛，吐出乳头，看看低着头正在看他的母亲，母亲的笑把他也引笑了，他得意地把一只玫瑰色的小脚丫塞进自己嘴里，妈妈用手重起轻落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使得他从嘴里吐出小脚丫，咯咯地大笑起来。钟翎乐了，年轻的母亲这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又得意又羞涩地瞟了钟翎一眼。钟翎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思索着：我也有过这样的时间吗？不可思议，但应该有过，人人都从那个时候经过，天真的醉意，香甜的乳汁，温暖的、汗津津的怀抱，热烈的长吻，无休止的打闹，幸福的傻笑，手舞足蹈，吃自己的小脚丫……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吗？记不得了，人怎么可能记得不记事时候的事情呢？

尽管钟翎往最遥远的记忆中的极限去寻找，那也是办不到的，只是一团蒙眛的粉红色的雾。他从来没回想过人生伊始的事，回想得那么遥远干什么呢？那些事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光屁股时期，咬母亲奶头的时期有什么原则？婴儿的原则就是爱和奶水，没有爱、没有奶水就哭，死命地哭，可以哭得死去活来。有了爱、有了奶水就笑，可以笑得透不过气来。笑够了、疯够了就睡，坦率地从孩子脸上就可以看到他的梦想……这些和世界上一切原则、主义是不相干的，世界上一切条条框框，一切道德、礼仪、思想，一切有约束的东西，对吃奶的孩子都是没有用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婴儿把自己的信赖、渴望和生命自身都无条件地交给了母亲，母亲也无条件地用生命疼爱着自己的婴儿，以最高度的警惕保护着婴儿。如果婴儿有原则的话，他的原则就是母亲，因为母亲是人们儿时包罗万象

的宇宙，宇宙当然也包括着人类的原则……

人们记不起自己儿时的样子，这并不能说哪个人不曾有过自己的儿时；也不能说哪个人一出生就记事，就懂得原则。不管是马克思还是一个没有任何信念的流浪汉，都有过自己记不起的儿时，有过！那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儿时都有被载入史册的荣幸。但它存在过，就象钟翎眼前这个年轻母亲抱在怀里爱得笑、爱得哭、爱得叫、爱得唱、爱得吻、爱得咬，爱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儿子……

一、杜 玲

一九二七年秋天，在民众看来，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倒向南京蒋介石右派政府那天起，武汉三镇就冷落了。激昂慷慨的革命演讲没有了，众志成城的民众大会没有了，农会会员赤着脚进城抓土豪劣绅，挂牌子游街的盛况没有了，女学生化装宣传没有了，全副武装的军政干校学生唱着“打倒列强”示威的队伍没有了，民众的笑声没有了，中国共产党那些公开出面的著名活动家们没有了……但是，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遗老和象蛇蝎躲过一场冬雪的土豪劣绅们看起来，从七月十五日那天起，武汉市又兴旺起来了，鸦片烟馆多起来了，妓院多起来了，便衣警察和荷枪实弹的巡逻兵多起来了，杀人的告示多起来了，茶馆酒楼里的墙上“莫谈国事”的小纸条多起来了，绿绒大桥多起来了，瞪着血红眼睛的少壮军官多起来了。老百姓

一看见程亮的马靴就开溜，怕莫名其妙地挨一顿毒打，甚至被当做“宁可错杀一千”当中的一个。

二十年代的汉口是列强的租界，大多是钢筋水泥的大楼、堆栈、商店、仓库等一些适应殖民商业的房屋；而武昌还保持着清末时期的全部旧观，狭窄的街道铺着青石板，商店很少，庙宇很多，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穿着宽大袈裟的僧尼，香烟缭绕，钟磬交响，好象这里从来没发生过革命，虽然谁都知道这里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发祥地，一九二七年北伐胜利后，这里又是举国民众寄以热望的革命高潮的中心，著名的中央军政干校和中央农民讲习所就是在这里创办的。而且都只是几天前的事情，现在忽然冷落了！只有善男信女的小轿不断来来去去，僻街冷巷的小院落散出桂花的幽香。昙华林一带那时候几乎还不上市区，稻田和菜畦间有一些零落的瓦房。中共湖北省委最后一个机关设在一座独立的瓦房小院里，说是小院，内里的房屋可是不成格局，只有三间北屋和两间东厢，院子里栽有一棵只有三岁的小枫树，叶子正在转红。小花坛上的金钱菊正在怒放，五平方米的小方块可能有好几千朵鹅黄色的花朵。北屋西头那间里的电灯光透过花窗洒落在花朵上，特别妩媚动人。蟋蟀的歌唱取代了夏夜的蛙噪。当小院里的蟋蟀歇息的时候，就能听见房里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在哼着即兴摇篮曲，轻微而动听的女高音，从不太稳定的节奏里可以听得出母亲的焦虑和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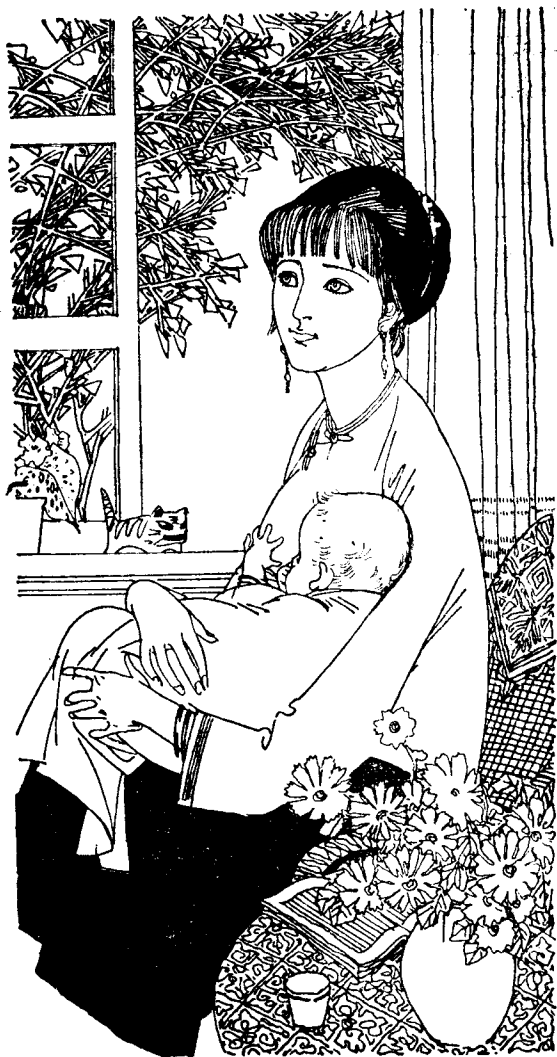
“摇呀！摇呀摇！”

你的摇篮就是妈妈的怀抱；

摇呀！摇呀摇！

我的安慰就是你梦中的微笑……”

檐头栖息的小麻雀嚶嚶地呻吟着，有时还睁开眼睛勾着脖子看看窗内的女主人。女主人修长的身材，穿着那个时代女学生习惯穿的黑色长裙，半长袖的白色短衫。只是头上挽着一个蓬松的妇人的髻，一对小巧的银耳环不断地晃动着，清秀的脸很稚气，就象一个十七岁的女学生。但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却是严峻的，象一个至少有过三十年阅历的女人。她的实际年龄既不是十七岁，也不是三十岁，而是二十五岁。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女知识青年身上，的确同时有着十七岁少女的纯真和三十岁少妇的警觉。她怀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已经睡着了，身上搭着一条雪白的浴巾，男孩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小的汗珠。红彤彤的脸上有一对明显的酒窝，小嘴不时蠕动一下，他已经进入了五彩缤纷的梦？还是根本没睡熟呢？年轻的妈妈叫杜玲，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讨了五房妻妾，只有正室生了一个女儿，爱得把她当儿子养，十岁上送到北京，寄住在当京官的姨父家求学。很快就成为一个地道的北京小姐，喜欢听京戏，听京韵大鼓，听相声，她从浸透了眼泪的幽默和混和着辛酸的笑声里认识了她自己这个阶级以外的人生。一个贫困、挣扎、希望和失望的世界强烈地吸引着她。一有空就撵着表嫂带她上天桥儿。她打从进燕京大学学外交以后却什么戏也不听了，专门爱听时事演讲，二十年代初的北方是北洋军阀的大本营，辛亥革命如果说在南方各省是换汤不换药，在北方则是连汤也没有换，一九一六年袁



世凯称帝不久，又有个张勋复辟。杜玲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去坐故宫那张散发着霉味儿的大椅子，那样高大阴冷的房子。当她读懂了各种外交文献的时候，她突然长大了，深沉了，开始了痛苦的思考。《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后签定的《辛丑条约》……等等，尽是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她在日记里写着：“啊！祖国呀！你身上有多少屈辱的绳索啊！您的女儿毕生奋斗的目的将是砍断这些绳索！”一九二四年她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从北方调到南方的武汉，按照党的决定，她要和一个称为丈夫的同志生活在一起，这个同志就是湖北省委机关的负责人钟赤翼，在人前他们是相敬如宾的夫妻，关上门之后却是严肃的革命同志。工作极度紧张，环境非常险恶，她从来没想到过革命热情之外还可能有别的感情，她心目中的钟赤翼完全是个长兄般的领导人。

有一天夜晚，事情发生了极微小而又微妙的变化。钟赤翼在警察追捕中脱险，气喘吁吁地回到家，抓住杜玲的手十分认真地说：

“小杜玲！你知道子弹在我耳朵边飞过的时候，我想了些什么？”

“想到可能负伤……”

“不是……”

“想到被捕。”

“更不沾边儿。”

“那就……猜不到了。”

“我忽然想到，我的太太正在等我回去吃晚饭哩。”

杜玲的脸立即涨红了，她根本想不到是这么一句话。晚饭后，钟赤翼在灯下给杜玲讲解了一节《共产党宣言》就回到自己房间里闭上门睡了。杜玲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双手捧着发烫的脸，轻轻地在小小的房间里踱了一个通宵。她反复想着“太太”这个只在人前叫的称呼，为什么他会在单独相处的时候也叫了呢？多奇怪呀！她的心灵失去了以往的宁静，就象一丝风也没有的湖面，突然有一条小鱼跳了一下，水波一圈一圈地散开了，整个镜面般的湖面晃动起来，久久不能平静。又象一架均衡的灵敏度很高的天平，突然飞来一只蜻蜓碰撞了一侧的托盘，天平摇摆起来，久久不能稳定……

第二天，钟赤翼好象什么也没说过一样，一如既往。三个月以后的一个凌晨，钟赤翼疲惫不堪地回到家，等了一夜门的杜玲给他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洗脸，在他洗脸的时候，杜玲问他：

“老钟！您知道我在等您的时候，想了些什么？”

“想到我可能被汽车撞伤了？”

“不是！”

“想到我可能被捕了，而且敌人马上要到这儿来？”

“更不沾边！”

“那我就猜不到了。”

“我忽然想到，我的先生还没吃晚饭哩！”

“啊？”钟赤翼微笑了一下，反而把杜玲搞得很窘，没敢看他就跑进自己房间里去了。

杜玲回房以后闭上门倒在床上扯着被子蒙住了头，她

相信钟赤翼一定睡不着，象自己一样，反复想着“先生”这个只在人前叫的称呼，为什么会在单独相处的时候也叫了呢？杜玲因为她敢于进行孩子气的报复而有些得意，下决心呼呼大睡。但很不争气，自己跟自己作对，怎么也睡不着。她轻轻地爬起来，光着脚走到门前，抽开门门，她以为会幸灾乐祸地看见钟赤翼房里的灯光，窗户上不停晃动的人影，甚至听到叹息……但她眼前却是一片黑暗，象黑色的海啸似地，一下就把她自己隐秘的希望火焰淹没了。最使她难过的是：预料中钟赤翼的叹息变成了意外的鼾声。她气得用力把门一甩，发出一声让自己都吓一跳的巨响，她连忙钻进已经冰冷了的被窝。

早上起来，钟赤翼问她：

“小杜玲！天不亮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倒了？那么响！”

杜玲看看钟赤翼，他脸上没有一丝嘲讽的意味，诚恳而又坦率，这样反而使杜玲差一点没哭出来，她咬着嘴唇低声回答说：

“没听见，大概是您的幻觉。”

“啊？”钟赤翼严肃地点点头：“可能，大概是我梦中的海市蜃楼倒了！”

又过了很长一个阶段，杜玲心灵中的湖面似乎已经平静下来，心灵中的天平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他们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一个多余的眼色。

一九二五年冬天，一个夜晚，杜玲遇到一个进行秘密联络的机会，在汉阳兵工厂一个锅炉房单独见到地下省委负责人何岸，何岸穿着一套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便帽压得很

低，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当他把便帽摘下来扑打身上的炉灰的时候，才看见他额头上有两条很深很深的皱纹，乱糟糟的黑头发里夹杂着少量的白头发。杜玲听钟赤翼谈到过他，曾经当过火车机车上的司炉，真正的产业工人。她向何岸递交了信件以后，结结巴巴地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何岸用很亮的小眼睛从头到脚地扫了杜玲一眼，哑声问：

“为什么？”

杜玲信心不足地说：

“我演不好‘太太’，万一被人看破了，给党造成损失……”

“啊？”何岸偏着头看着杜玲绯红的脸说：“不是满称职的吗？”

“不！”杜玲委屈得要哭出来：“让我到工厂里、铁路上、学校里去工作、办夜校、组织罢工、罢课都成，再不然派我打入到监狱里去组织越狱……”

“不简单……”何岸板着脸想了一想，突然问她：“你这个要求和老钟商量过？”

“没有！”杜玲紧张地辩解说：“绝对……绝对没有商量过，我跟他没闲话说，党性保证。”

“不是吧，为什么老钟和你提出同样的要求呢？而且理由也一样。他也是说，我演不好‘先生’，万一被人看破了，给党造成损失……”

“太讨厌了，他为什么也这样讲！”

“是呀，所以我不能不想到你们商量过。”

“不！老何同志，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我真会发誓……”

“你恰好又是个马列主义者，不信奉神仙，不用发誓了，我相信，省委研究过了，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求：不演了！……”

“调我走？”杜玲低低的话音里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失望情绪。

“做真的！”

“什么？”杜玲突然慌乱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不！老何同志！那怎么可以呢？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绝对……”

“我没有误会，你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可是老钟有那个意思，这一点他比你坦率，他毫无含混地提出来了，当时他的脸可没象你现在这样红。”

“我不同意，老何同志！”

“如果硬性决定呢？”

“这种事您是不会硬性决定的，您是一位很有理论修养的革命家。”

“谢谢你对我的夸奖！”何岸笑了笑，暗示地说：“天不早了，你该回家了，你的先生还没吃饭哩！”

“您……？”杜玲的脸更红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怎么样，不是我的硬性决定吧！我还是了解一点点情况的，小杜玲！你要认识到，我们都处于白色恐怖的地下，没有媒人跑断腿、说破嘴的时间和条件，连让未婚妻忸怩、害臊、半推半就的工夫都没有，当然，更没有举行婚礼的可能，因为你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杜玲捂住眼睛不响了。何岸接着说：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在必行，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这就是我们能同意你们结婚的根本原因……但也要以防万一，干革命不能只准备胜利，不准备失败……最好不要生孩子……我是说最好……”

杜玲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

“祝贺你们！”何岸把便帽扣在头上，向她伸出右手，杜玲没敢抬头，慢慢地不大情愿地伸出手来，只含混地说：

“谢谢您……”说罢飞似地逃走了。

杜玲回到他们的家，现在她第一次感到这是家了，是党的地下机关，也是自己的家。钟赤翼还没回来，她先把炭盆升着，又到厨房里紧张地煮饭烧菜，饭煮熟、菜炒好，再一样样搬进北屋中间的房间，摆上两副碗筷，在回来的路上还买了一小瓶葡萄酒，因为红色既象征着革命，又象征着喜庆，她斟满了两杯。一切都停停当当，人还没回来。还有什么事要做呢？对了，布置个新房吧！在我那间房里？还是在他那间房里？应该在我那间房里。她心惊胆颤地走进钟赤翼的房间，把他的被子枕头抱起来，就象抱的是钟赤翼本人一样使她非常难为情，她跑着把钟赤翼的被子、枕头扔在自己床上，象是扔下一颗可能爆炸的炸弹，她一下退到门口，远远地看着床，让怦怦的心跳渐渐缓慢下来，才又走到床边去先把被子铺了两个被筒儿，再把一对枕头分开摆在两头。这样对吗？好象不对，她把两只枕头合起来并排儿摆在一起，不对，还是不对，又把一对枕头分开……不！好象还不对，她再一次把两个枕头摆在一头，忽然，她好象看见自己